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五下 六上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朱上林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五下

宋 袁樞 撰

隋滅陳

陳宣帝太建十三年春隋主既受周禪三月戊子以上開府儀同三司賀若弼為吳州總管鎮廣陵和州刺史河南韓擒虎為廬州總管鎮廬江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熲熲薦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使潛為

經畧

長城公至徳二年上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窻牖壁帶縣楣欄檻皆以沉檀為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内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竒花異卉上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

江�容並有寵迭遊其上以宫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上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艶麗者被以新聲選宫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抵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為龔貴嬪侍

兒上見而説之得幸生太子湶貴妃髮長七尺其光可鑑性敏慧有神彩進止閑華每瞻視眄睞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善候人主顔色引薦諸宫女後宫咸德之競言其善又有厭魅之術常置淫祀於宫中聚女巫鼓舞上怠於政事百司啟奏並因宦者蔡脱兒李善度進請上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决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為條疏無所遺脱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絶後宫宦官近習

内外連結援引宗戚縱橫不法責官鬻獄貨賂公行賞罰之命不出於外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孔張之權熏灼四方大臣執政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為兄妹上惡聞過失每有惡事孔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輙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上於東宫聰敏彊記明閑吏職心筭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薦所善吳興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云有吏能

上皆擢用之以客卿為中書舍人客卿有口辯頗知朝廷典故兼掌金帛局舊制軍人士人並無關市之稅上盛脩宮室窮極耳目府庫虛空有所興造恒苦不給客卿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征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陽惠朗為太市令暨慧景為尚書金倉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挍簿領毫釐不差然皆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士民嗟怨客卿總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上大悦益以施文慶為知人尤加親重小大

衆事無不委任轉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人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上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上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亦以為然司馬申復贊之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奪任忠部曲以配範及蔡徵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三年　初北地傅縡以庶子事上於東宮及即位遷祕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負才使氣人多怨之

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縡受高麗使金上收縡下獄縡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殭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上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縡曰我欲赦卿卿能改

過不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上益怒令
宦者李善慶窮治其事遂賜死獄中上每當郊祀常稱
疾不行故緯言及之

禎明元年　初隋主受禪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
諜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高宗猶不禁侵掠故太建之末
隋師入寇會高宗殂隋主即命班師遣使赴弔書稱姓
名頓首帝荅之益驕書末云想彼統内如此宜宇宙清
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為主辱臣死再

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勱虢州刺史崔仲方

等爭獻平江南之策仲方上書曰今惟須武昌以下蘄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州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湓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度如擁衆自衛上江諸軍鼓行以前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

無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為基州刺史及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熲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柹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各有等差晉州刺史皇甫續將之官稽首言陳有三可滅帝問其狀對

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絲髮之効隋主勞而遣之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帝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厭之又於建康造大皇寺起七級浮圖未畢火從中起而焚之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伐閱競排詆之除大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畧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

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祀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謟諛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帝大怒即日斬之先是隋徵梁主入朝梁叔父安平王巖弟義興王瓛來奔

二年春正月遣散騎常侍袁雅等聘于隋又遣散騎常侍九江周羅睺將兵屯峽口侵隋峽州三月甲戌隋遣

兼散騎常侍程尚賢等來聘戊寅隋主下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險劫奪閭閻資產俱竭驅逼內外勞役弗已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亂罕或能比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孼物怪人妖衣冠鉗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埸晝伏夜遊鼠竊狗盜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關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

越又送璽書暴帝二十惡仍散冩詔書三十萬紙遍諭江外　冬十月己未隋置淮南行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為尚書令帝遣兼散騎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聘於隋隋人留於客館琬等屢請還不聽甲子隋以出師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荆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蘄州刺史王世積出蘄春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江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青州總管弘農

燕榮出東海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數千里以左僕射高熲為晉王元帥長史右僕射王韶為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區處支度無所凝滯　十一月丁卯隋主親餞將士乙亥至定城陳師誓衆　十二月隋軍臨江高熲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兹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

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為相惟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頻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為上流節度詔以散騎常侍周羅睺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之楊素引舟師

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襲引步卒自南岸擊昕别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沙遲明而至擊之昕敗走悉俘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素帥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

之皆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江濱鎮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初上以蕭巖蕭瓛梁之宗室擁衆來奔心忌之故遠散其衆以巖為東揚州刺史瓛為吳州刺史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襟帶二州使南平王嶷鎮江州永嘉王彥鎮南徐州尋召二王赴明年元會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為威勢以示梁人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鬬船上流諸州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

久大得人和上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羣臣少恩恐不為用無可任者乃擢施文慶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二千欲令西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出外之後執事者持已短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護軍將軍樊毅言於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為然乃與文武羣臣共議請如毅策施文慶恐無

兵從已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權俱言於朝曰必有議論不假面陳但作文啟即為通奏憲等以為然二人齎啟入白帝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殷勤奏請至於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帝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為不可又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總總內為之遊說帝重違其意

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總又抑憲等由是議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邪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隋軍豈能飛度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度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為而死帝笑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隋文帝開皇九年春正月乙丑朔陳主朝會羣臣大霧

四塞入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哺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内陳人覘之以為内國無船弼又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横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晉王廣帥大軍屯

六合鎮桃葉山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馳啓告變丁卯召公卿入議軍旅戊辰陳主下詔曰犬羊陵縱侵竊郊畿蜂蠆有毒宜時掃定朕當親御六師廓清八表内外並可戒嚴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並為都督司空司馬消難湘州刺史施文慶並為大監軍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散騎常侍臯文奏將兵鎮南豫州重立賞格僧尼道士盡令執役庚午賀若弼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黄恪𤡾軍令

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輙立斬之所俘
獲六千餘人猶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勑書令分道宣
諭於是所至風靡樊猛在建康其子廵攝行南豫州事
辛未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執廵及其家口臯文
奏敗還江南父老素聞擒虎威信來謁軍門者晝夜不
絶魯廣達之子世真在新蔡與其弟世雄及所部降於
擒虎遣使致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建康自劾詣廷尉請
罪陳主慰勞之加賜黄金遣還營樊猛與左衛將軍蔣

元遜將青龍八十艘於白下遊奕以禦六合兵陳主以猛妻子在隋軍懼有異志欲使鎮東大將軍任忠代之令蕭摩訶徐諭猛猛不悅陳主重傷其意而止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陳主命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樊毅屯耆闍寺魯廣達屯白土岡忠武將軍孔範屯寶田寺己卯任忠自吳興入赴仍屯朱雀門辛未賀若弼進據鍾山頓白土岡之東晉王

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步騎二萬屯于新林蘄州總管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破陳將紀瑱於蘄口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晉王廣上狀帝大悅宴賜羣臣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軍事惟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素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啟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將兵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

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陳主召摩訶任忠等於內殿議軍事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栅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度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睺等衆軍必沿流

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欻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謂摩訶曰公可為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為國為身今日之事兼為妻子陳主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甲申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居諸軍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範又次之蕭摩訶軍最在北諸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將輕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與所部七

總管楊牙員明等甲士凡八千勒陳以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初無戰意惟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彌相當隋師退走者數四彌麾下死者二百七十二人彌縱烟以自隱窘而復振陳兵得人頭皆走獻陳主求賞彌知其驕惰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陳諸軍顧之騎卒亂潰不可復止死者五千人員明擒蕭摩訶送於彌彌命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乃釋而禮之任忠馳入臺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

主與之金兩縢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惟當具舟楫就上流衆軍臣以死奉衛陳主信之敕忠出部分令宫人裝束以待之怪其久不至時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已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於是城内文武百司皆遁出惟尚書僕射袁憲在殿中尚書令江總等數人居省中陳主謂袁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勝餘人今

日但以追愧非惟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去欲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下榻馳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從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於井憲苦諫不從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陳主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

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閤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軍士叩閤而入深安坐勞之曰戎旅在塗不至勞也軍士咸致敬焉時陳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餘人陳主恐其為變皆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總督之又陰為之備及臺城失守相帥出降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遂就擒諸門衛皆走弼夜燒

北掖門入聞韓擒虎已得陳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向弼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恥功在韓擒虎後與擒虎相詢挺刃而出欲令蔡徵為叔寶作降箋命乘騾車歸已事不果弼置叔寶於德教殿以兵衛守高熲先入建康熲子德弘為晉王廣記室廣使德弘馳詣熲所令留張麗華熲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已今豈可留麗華乃斬之於青溪德弘還報廣變色曰昔人

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熲丙戌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為謟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太市令陽慧朗刑法監徐析尚書都令史暨慧皆為民害斬於石闕下以謝三吳使高熲與元帥府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天下皆稱廣以為賢矩讓之之弟子也廣以賀若弼先期決戰違軍令收以屬吏上驛召之詔廣曰平定江表弼與韓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又賜弼與擒虎詔

美其功開府儀同三司王頒僧辯之子也夜發陳高祖
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廣廣
以聞上命赦之詔陳高祖世祖高宗陵總給五戶分守
之上遣使以陳亡告許善心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
下籍草東向坐三日敕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
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
立垂泣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
顧左右曰我平陳國惟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

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陳水軍都督周羅睺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秦王俊督三十六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不得進相持踰月陳荆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内史吕忠肅屯岐亭據巫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劉仁恩奮兵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争隋兵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師屢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棄栅而遁素徐去其鎖忠肅

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巴蜑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三千餘人忠肅僅以身免陳信州刺史顧覺屯安蜀城棄城走陳慧紀屯公安悉燒其儲蓄引兵東下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陳慧紀帥將士三萬人樓船千餘艘沿江而下欲入援建康為秦王俊軍所拒不得前是時陳晉熈王叔文罷湘州還至巴州慧紀推叔文為盟主而叔文已帥巴州刺史畢寶等致書請降於俊俊遣使迎勞之會建康平晉

王廣命陳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使樊毅詣周羅睺陳慧紀子正業詣慧紀諭指時諸城皆解甲羅睺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然後詣俊降陳慧紀亦降上江皆平楊素下至漢口與俊會王世積在蘄口聞陳已亡移書告諭江南諸郡於是江州司馬黄偲棄城走豫章等諸郡太守皆詣世積降癸巳詔遣使者巡撫陳州郡二月乙未廢淮南行臺省　陳吳州刺史蕭瓛能得物情陳亡吳人推瓛為主右衛大將軍武川宇文述帥行軍

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陳永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𤩽并軍拒述述軍且至𤩽立陣於晉陵城東留兵拒述遣其將王褒守吳州自義興入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栅迴兵擊𤩽大破之又遣兵别道襲吳州王褒衣道士服棄城走𤩽以餘衆保包山燕榮擊破之𤩽將左右數人匿民家為人所執述進至奉公埭陳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降與𤩽皆送長安斬之楊素之下荆門也遣别將龐

暉將兵畧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莫有固志刻日請降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叔慎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死諸軍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臣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龎暉暉信之克期而入叔慎伏甲待之暉至執之以狥并其衆皆

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内得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請舉兵助之隋所除湘州刺史薛胄將兵適至與行軍總管劉仁恩共擊之叔慎遣其將陳正理與樊通拒戰兵敗胄乘勝入城擒叔慎仁恩破鄔居業於横橋亦擒之俱送秦王俊斬於漢口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凉郡太夫人洗氏為主號聖母保境拒守詔遣桂國韋洸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徐璒據南康拒之洸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

寶遣夫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魂帥衆迎洸洸擊斬徐璒入至廣州說諭嶺南諸州皆定表馮魂為儀同三司冊洗氏為宋康郡夫人洸廋之子也衡州司馬任瓌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為帝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瓌棄官去瓌忠之弟子也於是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建康城邑宫室並平蕩耕墾更於石頭城置蔣州晉王廣班師留王韶鎮石頭委以後事三月

已巳陳叔寶與其王公百司發建康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纍纍不絶帝命權分長安士民宅以俟之内外脩整遣使迎勞陳人至者如歸夏四月辛亥帝幸驪山親勞旋師乙巳諸軍凱入獻俘於太廟陳叔寶及諸王侯將相并乘輿服御天文圖籍等以次行列仍以鐵騎圍之從晉王廣秦王俊入列于殿庭拜廣為太尉賜輅車乘馬衮冕之服玄圭白璧丙午帝坐廣陽門觀引陳叔寶於前及太子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消難以下

至尚書郎凡二百餘人帝使納言宣詔勞之次使内史令宣詔責以君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初武元帝迎司馬消難與消難結為凡弟情好甚篤帝每以叔父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為樂戸二旬而免猶以舊恩引見尋卒於家魯廣達追傷本朝淪覆得疾不療憤慨而卒庚戌帝御廣陽門宴將士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班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故陳之境

內給復十年餘州免其年租賦樂安公元諧進曰陛下
威德遠被臣前請以突厥可汗為候正陳叔寶為令史
今可用臣言矣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
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
寧堪驅使諧默然而退辛酉進楊素爵為越公以其子
元感為儀同三司元獎為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
命賀若弼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公
仍各加賜金寶及陳叔寶妹為妾賀若弼韓擒虎爭功

於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
威武遂平陳國韓擒虎略不交陳豈臣之比擒虎曰本
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逢
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及
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
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
與臣相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勲於是進擒虎位上柱國
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淫汙陳宫坐此不

加爵邑加高熲上柱國進爵齊公賜物九千段帝勞之
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
能間也帝從容命熲與賀若弼論平陳事熲曰賀若弼
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
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帝之伐陳也使高熲問方畧於
上儀同三司李德林以授晉王廣至是帝賞其功授柱
國封郡公賞物三千段已宣敕訖或說高熲曰今歸功
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熲入

言之乃止以秦王俊為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晉王廣還并州晉王廣之戮陳五佞也未知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瓘之罪故得免及至長安事並露乙未帝暴其過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傾巧側媚獻二女以求親昵瓘險慘苛酷發言邪諂故同罪焉帝給賜陳叔寶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為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

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罕有醒時帝問飲酒幾何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帝大驚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帝以陳氏子弟既多恐其在京城為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為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詔以陳尚書令江總為上開府儀同三司僕射袁憲驃騎蕭摩訶領軍任忠皆為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吳興姚察為秘書丞上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授昌州刺史聞陳散騎常

侍袁元友數直言於陳叔寶擢拜主爵侍郎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禄兼當重寄不能横尸狗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宏演納肝何其遠也帝見周羅睺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賀若弼謂羅睺曰聞公郢漢捉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頃之拜上儀同三司先是陳裨將羊翔來降伐

陳之役使爲鄉導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班在羅睺上
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乃立在羊翔之下能
無愧乎羅睺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
日所言殊非所望擒虎有愧色帝之責陳君臣也陳叔
文獨欣然有得色既而復上表自陳昔在巴州已先送
款乞知此情望異常例帝雖嫌其不忠而欲懷柔江表
乃授叔文開府儀同三司拜宜州刺史初陳散騎常侍
韋鼎聘於周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

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於公及至徳之初鼎為太府卿盡賣田宅大匠卿毛彪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及陳平上召鼎為上儀同三司鼎犢之孫也壬戌詺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徳家家自脩人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専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既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倶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毁頒告

天下咸悉此意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為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弼位望隆重兄弟並封郡公為刺史列將家之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羅綺者數百時人榮之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右衛將軍龐晃等短高熲於上上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熲曰獨孤公

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初頗父賓為獨孤信僚佐賜姓獨孤氏故上常呼為獨孤而不名

十四年冬閏十月甲寅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絶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脩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陳叔寶從帝登邙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徳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拜表請封禪帝優詔答之它日復侍宴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啟告急叔寶飲

酒遂不之省高熲至日猶見啟在床下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昔苻氏征伐所得國皆榮貴其主茍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
仁壽四年冬十一月壬子陳叔寶卒贈大將軍長城縣公謚曰煬

隋易太子

陳宣帝大建十三年春二月甲子周禪位於隋王隋王以太子勇為皇太子封子鴈門公廣為晉王俊為秦王

秀為越王諒為漢王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寛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悦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為儲后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賜汝以我舊所帶刀子一枚并葅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常所

食也若存記前事應知我心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日内外百官相帥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乃賀也不得言朝上曰賀者正可三數十人隨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可乎因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别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内寵昭訓雲氏

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成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煚後宮生孝實孝範后彌不平頻遣人伺察求勇過惡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惟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為設美饌申以厚禮

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惟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絶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為不好聲色還宮以語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上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對曰晉王眉上雙眉隆起貴不可言上又問上儀同三司韋鼎我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卿不肯顯言邪晉王廣美姿儀性敏

慧沈深嚴重好學善屬文敬接朝士禮極卑屈由是聲名籍甚冠於諸王廣為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泫然泣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鴆毒遇於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履危亡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夭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於汝發如此意我在

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耶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與安州總管宇文述素善欲述近已奏為壽州刺史廣尤親任總管司馬張衡衡為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頻有大功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

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
然能移主上意者惟楊素耳素所與謀者惟其弟約述
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寳
資述入關約時為大理少卿素凡有所為皆先籌於約
而行之述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
勝所齎金寳盡輸之約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
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為爾述因
通廣意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

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
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爲足下
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
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
旦棄群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
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
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
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撫

掌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因機會早自結託則長保榮禄傳祚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内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睍地伐與阿雲對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

骨肉我所以益憐阿㦬者常恐其潛殺之素既知后意
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使贊上廢立勇頗知其
謀憂懼計無所出使新豐人王輔賢造諸厭勝又於後
園作庶人村室屋卑陋勇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
當之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壽宫使楊素覘勇所為素至
東宫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
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佗變願深防察上
聞素譖毀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宫纎介事皆聞奏

因加誣飾以成其罪上遂疎忌勇迺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出左衛率蘇孝慈為淅州刺史勇愈不悅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羣臣不敢言耳充君正之子也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姑臧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諠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姬威曰東宮過失主

上皆知之矣巳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
威許諾即上書告之秋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宫翌日
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懐歡樂不知何
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宏對曰臣等不稱職故至
尊憂勞上既數聞譖毁疑朝臣悉知之故於衆中發問
兾聞太子之過宏對既失㫖上因作色謂東宫官屬曰
仁壽宫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
國我為下利不解衣卧昨夜欲近厠故在後房恐有警

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耶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乃顯言之曰臣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奉詔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若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遂因長歎回視云我大覺身妨上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

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嘗指皇后侍兒謂人曰是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我深疑其遇毒嘗責之勇即懟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寧初生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祏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

下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上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太子由來與臣語惟意在驕奢且云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永息營起臺殿四時不輟前蘇孝慈解左衛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宫内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輒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禍每云至尊惡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孽子乎

常令師姚卜吉凶語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
上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見高歡
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及諸子部
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鍜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
司承素意奏元旻嘗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勇
使所親裴宏以書與旻題云勿令人見上曰朕在仁壽
宮有纖介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
邪遣武士執旻於仗右衛大將軍元胄時當下直不去

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為防元旻耳上以旻及裴宏付獄先是勇見老枯槐問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命工造數千枝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索得之大以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翫似加琱飾者悉陳之於庭以

示文武羣臣為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內史侍郎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為王公主者並為庶人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為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長寧王儼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上覽之閔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

同於螫手不宜復留意已已詔元旻唐令則及太子家令鄒文騰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典膳監元淹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前主璽下士何諫並處斬妻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榆林閻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術士章仇太翼特免死各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皆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叉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元衡皆處盡於是集羣官于廣陽門外宣詔戮之乃移勇於内史省給五品料食賜楊素物三千段元

胄楊約並千段賞鞠勇之功也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胷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政謂定興曰公所為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以告勇勇益踈政由是出為襄州總管唐令則為勇所昵狎每令以絃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

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為勇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止解讀書耳夏侯福嘗於閤內與勇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勇為福致請乃釋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敗二人

已卒上歎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為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為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

為善可與為惡鄉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惟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為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擇汝為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棄也自古國家廢立

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上不悅罷朝左右皆為之股栗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上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天下地震太子請降章服宮官不稱臣十二月戊午詔從之以宇文述為左衛率始太子之謀奪宗也洪州總管郭衍預焉由是徵衍為左監門率帝因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冤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帝所冀得

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為癲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元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

仁壽二年益州總管蜀王秀容貌瓌偉有膽氣好武藝帝每謂獨孤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

反矣大將軍劉噲之討西爨也帝令上開府儀同三司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以嬖人萬智光為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損食耳遂分秀所統自長史元巖卒後秀漸奢僭造渾天儀多捕山獠充宦者車馬被服擬於乘輿及太子勇以讒廢晉王廣為太子秀意甚不平太子恐秀終為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上遂徵秀秀猶豫欲謝病不行總管司馬

源師諫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豫卿也師垂涕對曰
師忝參府幕敢不盡忠聖上有敕追王已淹時月今乃
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異議内外疑駭發雷霆
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熟計之朝廷恐秀
生變戊子以原州總管獨孤楷為益州總管馳傳代之
楷至秀猶未肯行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
因勒兵為備秀行四十餘里將還襲楷覘知有備乃止
八月甲子皇后獨孤氏崩太子對上及宫人哀慟絶

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鎰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筩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　冬閏十月蜀王秀至長安上見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秀謝罪太子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儀同三司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

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等推治之
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杻械書上及漢王姓名
仍云請西岳慈父聖母神兵收楊堅楊諒神魂如此形
狀勿令散蕩密埋之華山下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
讖稱京師妖異造蜀地徵祥并作檄文云指期問罪置
秀集中俱以聞奏上曰天下寧有是邪十二月癸巳廢
秀為庶人幽之內侍省不聽與妻子相見惟給獠婢二
人驅使連坐者百餘人秀上表摧謝且曰伏願慈恩賜

垂矜愍殘息未盡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瓜子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十罪且曰我今不知楊堅楊諒是汝何親後乃聽與其子同處初楊素嘗以少譴敕送南臺命治書侍御史柳彧治之素恃貴坐彧牀彧從外來見之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彧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蜀王秀嘗從彧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彧與之秀遺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素奏彧以內臣交通諸

俟除名為民配戍懐遠鎮帝使司農卿趙仲卿往益州窮案秀事秀之賔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太半上以為能賞賜甚厚久之貝州長史裴肅遣使上書稱高熲以天挺良才元勲佐命為衆所疾以至廢棄願陛下録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宏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絶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

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肅至上面諭以勇不可復收之意而罷遣之肅俠之子也楊素弟約及從父文思文紀族父忌並為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自京師及諸方都會邸店碾磑便利田宅不可勝數家僮千數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親故吏布列清顯既

廢一太子及一王威權愈盛朝臣有違忤者或至誅夷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敢與素抗而不撓者獨柳彧及尚書右丞李綱大理卿梁毗而已毗見楊素專權恐為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脣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

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為禍始夫
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元基之於易
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
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為處置俾鴻基永固
率土幸甚書奏上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
寵弄權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
百僚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
以為身幸上無以屈乃釋之其後上亦寖踈忌素乃下

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由是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為伊州刺史素既被疎吏部尚書柳述益用事攝兵部尚書叅掌機密素由是惡之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幸仁壽宮乙丑詔賞賜支度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上不豫六月庚申赦天下秋七月甲辰上疾甚卧與百僚辭訣並握手歔欷丁未崩于大寶殿　初文獻皇后既崩宣華夫人陳氏容

華夫人蔡氏皆有寵陳氏陳高宗之女蔡氏丹陽人也
上寢疾於仁壽宮尚書左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黄
門侍郎元巖皆入閤侍疾名皇太子入居大寳殿太子
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録事
狀以報太子宫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陳夫人平旦
出更衣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
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牀曰
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

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閤為敕書楊素聞之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大理獄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寢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陳夫人與後宮聞變相顧戰栗失色晡後太子遣使者齎小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為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合中有同心結數枚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

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薨焉乙卯發喪太子即皇帝位會伊州刺史楊約來朝太子遣約入長安易留守者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然後陳兵集衆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追封勇為房陵王不為置嗣　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為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於滄海南距黄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不拘律令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以讒廢居常怏怏及蜀王

秀得罪尤不自安陰蓄異圖言於高祖以突厥方彊宜脩武備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突厥嘗冦邊高祖使諒禦之為突厥所敗其所領將帥坐除觧者八十餘人皆配防嶺表諒以其宿舊奏請留之高祖怒曰爾為藩王惟當敬依朝命何得私論宿舊廢國家憲法邪嗟呼小子爾一旦無我或欲妄動彼取爾如籠内雞鶵耳何用腹心為王頍者僧辯之子倜儻好竒略為諒諮議參軍蕭摩訶陳氏舊將二

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為諒所親善贊成其隂謀
會熒惑守東井儀曹鄴人傅奕曉星歷諒問之曰是何
祥也對曰天上東井黄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其常理若
入地上井則可怪耳諒不悦及高祖崩煬帝遣車騎將
軍屈突通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
書名汝敕字傍别加一點又與玉麟符合者當就徵及
發書無驗諒知有變詰通通占對不屈乃遣歸長安諒
遂發兵反總管司馬安定皇甫誕切諫諒不納誕流涕

曰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敵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一旦陷於叛逆絓於刑書雖欲為布衣不可得也諒怒因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其司馬京兆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位為方伯當竭誠效命豈得身為厲階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曰若不斬模無以壓衆心乃囚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頍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

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
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
楊素反將誅之總管府兵曹聞喜裴文安說諒曰井陘
以西在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為我有宜悉發之分
遣羸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
文安請為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雷擊頓於霸上咸
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
情離駭我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

大悦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大谷趣河陽大將
軍綦良出滏口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略燕趙柱
國喬鍾葵出鴈門署文安為柱國與柱國紇單貴王聃
等直指京師帝以右武衛將軍洛陽丘和為蒲州刺史
鎮蒲津諒簡精銳數百騎戴冪䍦詐稱諒宮人還長安
門司弗覺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丘和覺其
變踰城逃歸長安蒲州長史勃海高義明司馬北平滎
毗皆為反者所執裴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

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名文安還文安至謂諒
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返使彼
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聃為蒲州刺史裴文安為
晉州刺史薛粹為絳州刺史梁菩薩為潞州刺史韋道
正為韓州刺史張伯英為澤州刺史代州總管天水李
景發兵拒諒諒遣其將劉暠襲景景擊斬之諒復遣喬
鍾葵帥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
固為鍾葵所攻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鬬

鍾葵屢敗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竝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三人可用推誠任之已無所關預惟在閤持重時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夜至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船內多置草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紇單貴敗走聃懼以城降有詔徵素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於是以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帥衆數萬以討諒諒之初起兵也妃兄豆盧

毓為府主簿若諫不從私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為國也不若且偽從之徐伺其便毓勸之子也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自遂臣請從軍與毓為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謂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屬豈可坐受夷滅孤負家國邪當與卿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

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追斬之出皇甫誕於獄與之協計及開府儀同三司宿勤武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毓見諒至紿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稽胡守南城不識諒射之矢下如雨諒移攻西門守兵識諒即開門納之毓誕皆死綦良攻慈州刺史上官政不克引兵攻行相州事薛胄又不克遂自滏口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大行下河内帝以右衛將軍史祥為行軍總管軍於河陰祥謂軍吏曰余公理

輕而無謀恃衆而驕不足破也公理屯河陽祥具舟南岸公理聚兵當之詳簡精鋭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拒之戰於須水公理未成列祥擊之公理大敗祥東趣黎陽綦良軍不戰而潰祥寧之子也帝將發幽州兵疑幽州總管竇抗有貳心問可使取抗者於楊素素薦前江州刺史勃海李子雄授上大將軍拜廣州刺史又以左領軍將軍長孫晟為相州刺史發山東兵與李子雄共經畧之晟辭以男行布在諒所部帝曰公體國之

深終不以兒害義朕今相委公其勿辭李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來詣子雄子雄伏甲擒之抗榮定之子也子雄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時劉建圍戍將京兆張祥於井陘子雄破建於抱犢山下建遁去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代人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喬鍾葵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閒晡後義臣復與鍾葵

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葵軍不知以為伏兵發因而奔潰義臣縱擊大破之晉絳呂三州皆為諒城守楊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素營於谷口自坐營外使軍司入營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彊不欲出戰多願守營因爾致遲素責所由軍司具對素即名所留三百人出營悉斬之

更令簡留人皆無顧留者素乃引軍馳進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為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至棄城走諒聞趙子開敗大懼自將衆且十萬拒素於蒿澤會天大雨諒欲引軍還王頍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望敵而退示人以怯沮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勿還諒不從退守清源王頍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我楊素進擊

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

請降餘黨悉平帝遣楊約齎手詔勞素王頍將奔突厥

至山中徑路斷絶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

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獲以成豎

子名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

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為所擒并獲頍尸梟

於晉陽群臣奏漢王諒當死帝不許除名為民絶其屬

籍竟以幽死諒所部吏民坐諒死徙者二十餘萬家初

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幸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有此憂耶帝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專制方面權侔帝室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臣光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人主誠能慎此四者亂何自生哉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曾不知勢

鈞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五下